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隱集卷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_臣梁景陽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謝大倫

欽定四庫全書

西隱集卷六

序

送田文起序

明宋訥撰

明善復初儒者之學也學以濟時行道為心儒術飾吏
似濟時矣其從事則法律焉天下亦豈有捨儒而可以
為吏者儒道與天地並扶天經立人紀自古有天下者

曷嘗一日無所待於儒乎甚矣吾儒有益於國家而成
致治之功也滑縣吏田文起前以胄子入國學師明師
友益友非一日矣問學抱負濟時行道之心蓋未嘗少
替聖朝郡縣吏多以儒選文起親老且貧執役乎吏以
為養親計發所蘊為簿書間推所學於法律內縣以廉
幹稱洪武丁巳夏四月北平提刑按察司嘉其言行有
道也舉而用焉則贊風紀持憲法必有以彰大其功名
矣昔趙廣漢起河間郡吏王尊起涿郡書佐鮑宣起縣

之鄉嗇夫丙吉起魯之獄吏漢代人材多出吏胥而超越後代者又不無所本也蓋孝武之世公孫弘奏請俾太守卒吏皆通一藝自是吏胥乃從事於文學禮義之中而公卿士吏彬彬矣其視區區法律習者殆不及耳文起往矣以天資之美學問濟之能不為外物累不為法律惑行道濟時求無負明善復初之學然後為儒者之功效也雖儒術飾吏亦何玷於儒乎文起勉旃是為序

送滑縣主簿吳景文辭職序

士君子屬時休明仕弗克盡事君之心者惟老與疾而已禮七十致仕凡人告老而歸也優游暮景顧戀田園故無預國家之計義不忘君者雖白頭畎畝中憂天下事過於在位任責之日故時政闕失與夫生民休戚利害猶得力陳之以盡其未盡之心惟疾也者生乎憂悵堙鬱之氣感乎陰陽風雨晦明失宜之節毒藥攻之醫流亂之而欲居職以強勉盡其未盡之心難矣宜其曠

職為責苟祿為恥力辭其所事而後安焉鳳陽吳景文氏世為大家景文學聖賢學行已接物一主道義里人慕之郡人賢之洪武甲寅以士為朝廷所起擢主滑縣簿明年春予識景文于滑意其家素富也綺羅之玩聲色之娛必有以動其心者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儒術是務左圖右書太極是講守道抗論不苟隨人以與時浮沈未幾偶遘疾焉中原兵後殊少醫藥兼南北風俗飲食異宜求治弗遂以遘疾之身居異宜之俗其

能鬱鬱久乎辭疾章累上丁巳夏四月天官始與其退
乃扶疾南歸邑大夫士設祖帳餞於城外咸歌詩以代贈
言屬予序之予嘗觀韓文公送人諸序有規體有祝體
景文以疾歸又何規惟有祝予乃起舉酒延景文飲一
祝曰寒燠未齊關山脩阻起居慎飲食節養泰和壽斯
文脈再祝曰無極而太極盡驗諸吾心寂然無思萬善
未發是無極也未發之際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
也欲知無極太極之妙察吾心而見焉久而樂之不知

疾之在其體也三祝曰皇上宵旰圖治鴻儒碩士擢列
內外歸雖以疾積心措慮要不忘國疾瘳起澤民物以
盡未盡之心嗚呼景文既非恥下位卑小官托疾以求
去者又非烟霞痼疾泉石膏肓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
處者故其行序以祝之

送李惟章僉事制終朝京序

考今提刑按察周命揮人以巡天下之遺意也自唐虞
五載一巡狩考制度於諸侯至周封建廣五載巡狩之

禮弗克行而擲人之制始興蓋以道國之政事而使萬民和悅秦起廢周制漢興雖不能復遣掾史行部郡國之治悉達於上無擲人之名法擲人之意逮孝武初置部刺史以六百石之微而察二千石之尊卑其職使自厲重其權使自行誠一代美意良法也綏和以來制不遵古始更部刺史為州牧職重權專遂流為藩鎮之弊而古制泯矣夫按察始於唐提刑始於宋唐則三年以遣使宋則諸轉運以兼職名起於近而意沿於遠也

皇明既一四海即分天下為十有幾道立提刑按察使
司有使有副有僉周適四方巡行風俗上以宣帝命下
以求民瘼按其官吏能否而進黜之本唐虞之考績法
漢家之分行此我國家統紀之有經歟滑臺李僉事惟
章嗜問學性寬厚風儀峻整洪武三年以儒士起拜監
察御史轉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踰年丁父憂扶柩歸
里哀毀成瘠營葬奉祭有本有文制殆合古小祥後復
丁繼母喪既斬衰三年服齊衰以盡餘月禮也國典三

年喪畢錄行事考績朝京邑大夫士咸歌詩詠揚居喪有道之實為祖帳餞知縣諸仲仁局使李子西走書屬予序其卷端予謂御史古官也漢相沿實相遠自周有之官以諫名非古也漢始有之提刑按察之名亦非古也唐宋始有之臺官諫垣按察使古不相屬今按察為臺屬矣昔考郡縣今考郡縣復考按察法密矣膺是選者庶不負朝廷之任斯民之望視古何愧爾惟章行矣考績自有實錄予不容贅朝聖主於紫宸見憲臣於烏

府以事以功拔乎課最持節出京宣布天子德澤如暴
勝之革見素繡衣直指所至震畏矣此予叙其提刑按
察之原以告者使知其秩之重也

送呂經歷朝京序

皇明受天命底綏四方紹復二帝三王之治惟天下行
中書省尚緣舊制立承宣布政司以革之蓋欲回俗之
善政以導其善反俗之惡政以禁其惡期臻至治於無
窮也九重更化宸慮遠矣故凡長屬非賢俊莫得居焉

至於毗佐又為重臣之副選亦異諸曹也洪武戊午夏五月遷金吾衛經歷呂君某來為北平布政司經歷材器文雅優於贊畫己未春遵制朝京知大名府事孔中齋通判周漁隱自燕馳書請為餞序府幕賓廖彥昇又以李時所畫送別圖繼請書序於卷訥不敢以衰老辭也考朝覲而序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唐虞制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攷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成

周制也又侯服歲一見周禮已載之聖天子本唐虞之
考績參成周之歲見詔郡縣三歲一朝布政司歲一朝
也因時損益繁簡異制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歟
嗚呼布政司一代藩宣民之所望吏之所畏國家之所
毘倚官重職要將以復古官也呂君家出名門位膺列
宿矧廣信當吳楚閩越之交為東南望鎮象山鷺湖山
水精英之氣每產奇士若陸鴻漸汪應辰楊億謝枋皆
以出處名節垂世則君抱負殆企前脩後日拜丹墀以

覲耿光必有拾遺補闕之論上裨朝廷俾布政司者無愧帝王臣隣寵承錫命蹇蹇而還則燕山大夫士斐章藻句以獻朝廷得賢之頌則此序此圖未足為祖饒榮也

送代祀道人王默淵還京序

道生萬物老子之教也文江王默淵自弱冠慕於道焉乃寄跡玉笥承天宮學之所得玄益玄矣大江南北凡遊方之外與世兩忘者多往師之談玄之暇讀書摘文

詩什則追漢魏書法則列鍾王於是道德以進聲聞以
遠默淵蓋賢而隱於道者可謂有道之士也洪武丁巳
夏五月召起之入對便殿賜宴錫衣寵賁道教越翼日
國家典禮徧祠帝王陵寢乃命默淵代祀商中宗於內
黃內黃大名屬邑也知大名府事孔侯中齋亦在陪祀
之列觀默淵動作威儀之盛知其蘊諸內而發諸外者
光輝不可掩也侯乃遣人持書請訥序以為還京之餞
惟皇明禮典之備高出前代帝王之祀遣使尤精於選

默淵斯行豈見帝之日陳謨不設於迂恠論治一本於
唐虞欽崇天道之言克享天心之論大有契於聖心歟
聖天子宵旰圖治多方求賢材之在釋在道者其德其
材多授以職非若漢唐諸君訪神仙惑方士之術而妄
用之默淵多材多藝而寄迹於道其一代之逸民乎君
臣父子之懿知之審矣禮樂文物之盛見之熟矣又豈
拘於老子之法而未能入者可同日語也代祀禮成還
朝楓陛則論思玉堂而待詔金馬之日不遠矣嘉謨嘉

猷陳告王廷措天下於二帝三王雍熙之治此又衣冠之士切望於見知天子者不以道與儒而有間也聖德天覆海涵又豈管可窺而蠡可測哉特草茅愛君之心為國不能已有是言也雖然默淵入道既久壺中之天必有佳處訥也衰耄未足以推明胸中所存不辭為序殆有愧且懼焉

送鄧隆平序

昔尹翁歸為獄小吏習文法而曉之公廉不受餽會田

延年守河東召至奇其對且甚重焉後拜東海太守千載
循吏照映漢史易雄小為縣吏每愧卑賤無自達於上
乃脫幘掛縣門而去夫人之志慮有淺深故人之事業
有顯晦非世有慕於翁歸而翁歸以俟夫知己非世有
忘於雄則雄不待知己而遂去蓋去就可期功年守不可
期也滑縣吏鄧隆平世為滑之人幼習吏為縣所推竟
為滑縣吏歷三年以幹濟稱滑大名屬邑也洪武戊午
遷為永昌庫吏邑耆康彥倫來請文為餞以予識隆平

之先世也予方有老疾翰墨不相親也日久勉為之言
曰古人為吏有專學法律者有嗜學明經者法律與經
源若殊而流若別焉知法律而不知經雖不短於吏而
短於斷例之學矣隆平年方富庫吏事以簡其視縣吏
之務若有暇焉能於暇日尊師儒明經學遵翁歸之公
之廉以守身豈無守如田延年者以見重也後日功名
彰大為令為守為循吏入汗青皆於已而求之若曰無
人知思為雄之掛幘國家方搜材彥以為時用雖欲去

亦有不可得而辭者惟隆平勵志以尹翁歸期已庶事
業功名不讓於先世矣嗚呼有志者事竟成予雖老尚
欲觀隆平之志焉

送葉子安還京序

宋南渡溫士有葉適者號水心以文學鳴于孝光之時
朝廷尊其德後學宗其道故流芳久而不泯推其先本
家於處自水心始為溫人子孫數世其德譽材華揄揚
於溫者不一人也迨仍孫子安性醇粹勵志於學縣學

之士推服其稟賦有過人者蓋溫之鴈蕩峯巒峭拔險
恠自下而望千雲霄者千尺自外而觀不呈不露以藏
其秀焉宜夫峻極清淑之氣鍾於溫士者其蘊秀與山
不少殊今於子安見之乃祖嘗教授於處父則潛德而
弗仕也洪武甲寅由縣學選入胄館乙卯由國子選為
分教濬乃大名之屬邑其為教也本於德行之實不外
於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弟子者方知尚學為己有益
丁巳冬承召還京濬與滑為隣邑嘗會予於二縣南行

來告別焉予竊謂國學之教上以衍豐芑燕翼之謀下以
廣菁莪樂育之化聖天子以郡縣俊秀選教於國學以
國家材德分教於郡縣蓋欲求濟濟多士為皇明不窮之
用也子安行矣其推帝王之治傳心之法上以獻九重下
以康兆民以永清四海庶無負國家教養之功而於水
心遺業亦預有輝焉

送知縣諸仲仁朝京序

上予視元元每於近民之職必精選而慎擇焉蓋近民

者莫如令令之於民審淑慝而旌別之辨強弱而扶抑之察勤惰而賞罰之以至明綱常篤教化觀其風俗知其土產使咸得休養以業其生則令之責豈輕也哉國家重其任也洪武初凡遣令有賜幣焉有錫宴焉乃所以愛吾民也今則久其任三歲一朝京錄行事而考績焉亦所以愛吾民也吁既選之復考之子視元元之心燦然在天下而不可掩矣滑以州改縣河朔重地也在漢為東郡在唐為義成軍視他縣尤重朝廷乃選前遂

溪縣丞諸君仲仁來牧焉君由儒筮仕典文學贊憲紀
掾中書以材藝入茲選甲寅秋至而敷其治一言也民
感其教一行也民服其威一政也民沐其澤丁巳秋遵
制朝京稅課局使李子西以儒召入仕嘉尹之善其身
明其視聽俾民安田里而無妄作妄詞可謂良牧矣亦
可謂不負近民之選矣凡再馳書請予作餞言予嘗喜
談子游宰武城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游室也今觀
諸尹門無請謁室亦嚴矣乎所親者皆多聞多識忠信

士也所論者皆脩身為政公正言也所踐者皆報國愛
民孝弟愷悌行也彼強顏拭面以假儒巧言令色以亂
德者無一得以入其室而撓其所學所守此三年之政
所以全也是宜有言為餞乃不辭而作朝京辭仍以序
先之若夫行事具載考績錄茲不縷書云其辭曰雲五
色兮天九重闔闔啓兮蓬萊宮聖皇臨兮垂拱股肱列
兮夔龍麟趾兮振振鳳鳴兮雖離海日昇兮義馭朝儀
備兮昭王度浮御香兮楓陛拂仙仗兮宮樹召郡邑兮

朝臣趨赤墀兮遙羽鶴鷺斧扆兮帝所臚傳兮天語嘉
字人兮勞績復汝職兮接武卓魯臣受命兮仰堯天
涯寸丹兮敢怠承宣虎拜兮抃蹈祝聖壽兮萬年

送知縣金子肅朝京序

自朝廷以觀一郡朝廷尊而郡卑郡則親於民也自郡
以觀縣郡少而縣多縣又親於民也董仲舒謂郡守縣
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然郡統乎縣一守賢
則一郡之令皆賢一令賢則一縣之民皆治郡雖曰守

縣雖曰令其承化則一也嘗疑班固作西漢史傳循吏書守不書令豈以卑令之職為令之政未必賢歟固殆有深意至范曄作東漢史始書卓魯於傳曄豈求與固異哉亦必有所見也論漢郡縣部刺史考績之法可謂善矣漢之後盛莫若唐也貞觀中以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嘗錄姓名於屏風得才否狀輒疏於姓名之下以擬廢置皆臨軒冊受乃遣開元初帝自制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朝堂賜宴後因韋濟調令鄆城詔問所以安人

者既對衆擢濟居第一唐之愛民擇吏其法如此蓋考績也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看天下矣又嘗置巡察使矣又嘗為按察採訪使矣視漢部刺史之法則各有得焉重其任者其選必欲得人而後已皇明既定天下首重親民之職於郡選守於縣選令凡遣就職也有賜宴者焉有賜幣者焉又有召諭於殿廷者焉患未盡得人也內立臺諫外置按察以考其績之臧否又患未盡得其實也詔郡縣三年一錄行事以覲耿光而重審察之法

唐虞咨十有二牧之意何漢唐之可道哉洪武七年
聖天子徵用儒雅錢唐金侯子肅權知清豐縣事清豐
為大名屬縣侯於農也勸勉有術而田野闢於人也慈
愛無間而戶口增厚風化則一新學校屏奸邪則先重
師儒民訟不興吏弊亦革稱職之譽遠近推拓丙辰秋
遵朝京考績之典將行實國子江侯源清膺朝廷新制
來主縣簿簿以周禮冢宰之治官府有官聯以會官治
之法則司官之來遠矣尹既行可無相勉之言以表協

恭之心乎乃作詩為贈仍請大夫士咸歌詠之遣邑耆
趙傑奉書於予請為詩序又走書於滑分教兩陳先生
懇求之予聞古今同官不相和則相軋相和則為公相
軋則為私矣二人同官以治一邑猶二人同身以挽一
車蓋挽車之際其心主於車之可行而已不為己也苟
若為己則非公而私不相和而軋焉今簿之於令一見
推誠有不忍輕其別也令與簿報國之誠愛民之篤守
法之公咸可識焉侯治效既聞朝廷嘉尚則卓茂魯恭

之改正簿與邑民共期於侯之來也敢書此冠其篇端

又

考績黜陟之典始於唐虞而備載於周官此所以庶績咸熙而阜成兆民者也至漢有考功課吏之法歷隋有考功侍郎迨唐有司績大夫則考績黜陟古今不易之良法也雖時有疏數制有繁簡或損或益莫非帝王因時之治焉皇明有天下之九年為洪武丙辰天子若曰凡內外庶官不可不重其任尤不可不久其職任重職

久則安官樂業孰敢有苟且之心至治可期也制以每
三年備述行事朝京以考其績蓋本唐虞三考黜陟幽
明之意也嗚呼盛哉大名屬縣有清豐知縣事金侯子
肅家世儒業幼失怙事母以孝聞其為人俊雅沈重不
阿以諛其為學漁獵經史潛心理義之要又考夫諸史
以知乎事變得失至於詞藝尤長於歌詠篆隸朝廷徵
賢起能侯首在列故能持已廉而貞蒞民慈而惠馭吏
嚴而臨事勤視民如子有卓茂之風焉崇化敷教有范

甯之績焉當盤根錯節又有虞詡之利器焉既三載錄
行事朝於京縣學訓導前進士李仲賓氏以予與乃父
好德昔同胄館也不遠三百里來求序予雖未一識侯
之風采嘗屬書請銘學之彛訓堂矣今敢辭其序乎嗟
夫令尹之寄於元元最親聖朝授此官也多曲蒙睿渥
既而復有制歲行鄉飲酒禮蓋欲導揚其風化哉侯一
年而教化行三年而風俗變委任之重已無忝矣明日
以治行課最佇看圖書褒賜不輕於易遷則文旆北旋

下以慰邑民去思之心上以膺國家久任之制罔俾循良專美於漢也

送楊景昭序

人或為郡縣吏必欲勞績表表名實赫赫以得夫為吏初志者有道焉苟可以寘吾力而能致吾身者得之之道也舍諸已假諸人是猶欲適燕而南其轅去燕益遠矣觀天下之物飛者以羽走者以蹄啄者以喙莫非自為而得者未聞假羽而飛假蹄而走假喙而啄物且然

況人乎茲焉為畋者舉網而張之禽斯得矣為漁者舉
罟而沈之魚斯得矣為農者舉耒耜而播種之穀斯得
矣又莫匪自為而得者未聞舍網而得禽舍罟而得魚
舍耒耜而得穀其為吏也亦然未有舍已而不實力可
以得其志者矣今夫畋也漁也農也為之而或不得與
不為而或得者豈恒理哉吏於今有恥為郡吏者有恥
為縣吏者昔趙廣漢由郡吏遷潁川太守陳萬年由郡
吏遷廣陵太守今之郡古之郡也郡無古今吏何恥焉

馬成起縣吏封全椒侯任光起縣吏封阿陵侯今之縣古之縣也縣無古今吏何恥焉惟吾實力之道何如爾苟能以道寘吾身而致其志焉則趙潁川陳廣陵即今日之郡吏馬全椒任阿陵即今日之縣吏也於戲有為者亦若是又豈為畋為漁為農者可論乎滑縣吏楊君景昭居清河世為衣冠俗幼習儒長去儒習吏丰姿醞藉材器清雅為滑州吏府選長郵亭簿逾年復補吏缺焉君於簿書也勤於贊畫也公持已恕而潔臨事通而

敏洪武丙辰夏四月同法司令白居易用三馳書請於石
泉樵侶曰景昭歲月考成矣序其事以獎勵者非先生
之文孰為範也予惟以言贈人君子也序乃不辭故以
古郡縣吏是告俾景昭藏之他日入藩閫登臺閣持法
廉平實吾身於所當為者而致之不假諸人不違夫道
則趙陳馬任之事業貴在景昭自期自勉爾矧今用吏
咸有定式又何必過求於繩墨之外以為吏哉有去儒
習吏與景昭同志者幸出予叙以示

一樂堂詩序

樂之在天下未嘗囿於人也惟人之於樂有得有不得
有知有不知焉天畀之人得之而又知之其樂也斯為
天下之真樂歟夫天地奠位而陰陽之氣升降往來於
其間其氣之運也有淳漓故人之稟也有清濁凡得夫
樂者又各有小大高下之間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
智巧之私所能強及也北平布政司檢校官謝叔賓氏
淦之衣冠族也子孫數世宗族三百人遭元季亂天下

之干戈擾攘極矣轉徙流離能保其先業而益盛於前
必上世有誦詩讀書而為士者甚矣詩書之澤其涵濡
遠且厚也皇明既一四海而謝氏之族為學者亦多矣
若叔賓其一焉叔賓雙親七十康強於高堂之上二兄
綵衣侍側又皆能治生以養志乃取孟軻氏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為一樂者扁其所居之堂四方文士嘉謝氏
遂所願而得其樂也歌詠以贊揚之叔賓寄憲副劉廬
陵所為記請某序堂之所樂以冠諸篇訥聞叔賓為人

也俊敏莊重深沈老成為學也窮今博古明理通經持
論則尊王黜霸存心則仁義是崇而功利是抑乃以孝
友聞朝廷召而顯用之因疑謝族三百不知賢如叔賓
者幾人焉豈先世積德以垂裕後昆者既久至叔賓而
後積德之實可驗歟且父母之心安於養而有如是之
子二兄之心勤於養而有如是之弟為子盡孝為弟盡
敬孝弟兩盡樂順乎天一堂之上一家之樂關於叔賓
者豈淺淺哉蓋嘗謂夫事有人力之可致者猶不敢期

其必得況父母兄弟其俱安者一繫乎天又安可期其
必得乎他人之至願而不能得今叔賓得之又嘗謂夫
天下之父子兄弟全具者比比不少也或盡孝於父母
而不能盡友愛於兄弟孰知為之樂哉蓋不知誦詩讀
書為可樂亦不知詩書之澤為何物也他人之不能知
者今叔賓既有以知之夫得之於天而知之於已其為
樂也何如夫惟得之於天者其樂不可不保之於已知
之於已者其樂不可不順乎天天人一理也得之有道

保之尤當盡其道也雖然天下之樂不一也有樂其物者有樂其道者如淵明之好酒鍾繇之好書皆一已書酒之樂何益於父母兄弟哉以父母兄弟為樂雖齊兩間之物皆不足易其所樂矣然則是樂也加克己之功無愧怍於俯仰則父母兄弟同其樂於永久矣是為序

送國子生劉士能還京序

昔孟軻氏論王政於齊梁兩言庠序之教蓋庠序天理人心之本所在維持風化者孰要於此哉是不可一日

廢也安東劉士能成童在庠序既冠始入縣學洪武甲寅朝廷以縣試升胄館乙卯以國子選為分教士於斯時亦榮矣夫蓋古之為學人材多由庠序而出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士也凡民俊秀得預乎教養者負亦有差乃知天下為學者少長習熟於黨庠遂序之間培植涵養殆非一日有族師以書其孝弟有黨正以正其齒序至於禮射行藝又有察之之官古人重黨庠遂序也如此宜乎人材盛於周也聖天

子以教化原於學校郡縣之學既設官以教也又增廣
生員擇國子而分教焉是即黨庠遂序之學乎若士能
者其一也由是大而一郡小而一縣近而一黨一鄉冠
帶濟濟者有焉絃誦洋洋者有焉藹然三代庠序之風
也久而不廢為師者日嚴於教為弟子者日相淬厲則
鸛飛魚躍之下人材出而視古無愧丁巳冬召分教還
京凡所立之學容可廢乎朝九重見執政必有嘉謨正
論興庠序之教於天下也因士能過予告別故直書以

為序焉

送太學生鄭允文還京序

宋戶部侍郎慥堂鄭先生以學業勲德與古靈陳先生同稱六賢祠於仙居縣學其先世自溫之永嘉卜居於仙居南溪凡數世矣子孫瞻仰慥堂之祠凜然起敬不怠故能世有讀書之士而紹先業於不墜也家有譜牒詳之至允文以有司薦入為國子勤於業者期年洪武乙卯膺朝廷考試乃出分教於濬授教有暇惟務進脩

名其所居之齋曰存省戒慎恐懼惟懼慎獨之功有間而離乎道之遠也則其為學施教可謂知要矣洪武丁巳冬聖天子思國子分教於外者將用之乃召還予嘗為允文記其存省齋矣於其別也可無言哉自昔學校師儒之任多名流雅望故人才作成有自來矣允文由縣學而升由國學而出則所學者正而所以為教者亦正矣惜乎童稚之學不可以語上也乃於記誦之餘先教以安詳恭敬又俾養其良知良能可謂既得其幼學

之本矣他日濬士育材成德曷莫非允文開導之功乎
此論其學與教也若夫學而行之推詩書之澤窮禮樂
之用以定民志以易風俗以美教化以佐國家太平之
運此正予所望於允文者由是以登慥堂之祠鄉黨必
曰後裔有人焉

送祖州判朝京序

自古有國家者為治良法莫重於久任或輕易置雖賢
者亦無所施其術焉伯夷后夔典禮樂而終始不易唐

虞之制載諸典謨可考矣昔子產之相鄭也一年而民
謗三年而民誦豈三年之子產非一年之子產歟亦以
漸久而民自化也自秦罷侯置守而下莫盛漢唐攷之
漢有九年京兆尹者有八年郡太守者此漢不輕於易
置也考之唐守桂陽者有十年治并州者有十六年此
唐不輕於易置也雖曰久任上之於下凡其屬吏亦必
進其廉而退其貪凡於曹吏亦必選其賢而斥其不肖
亦安有備員而終任者哉聖天子奄有九有圖治之法

雖因時制宜亦先稽古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為
滿秩每三年具錄行事之實朝京以考績焉蓋本唐虞
三考黜陟幽明之典也一年遷之二年易之彼牧郡縣
者何暇宣風化而恤黎庶哉開州判祖立中由貳祥符
多著勞績朝廷嘗褒美矣佐郡三年民安事理敷政之
效有加於治縣民方興借寇之心適有久任之制乃錄
行事往朝於京民雖欲留不可也明日考治行入課最
之列受朝增秩復還於州州人之扶老携幼出迓遠途

又重立經久之制以慰民望使老幼咸稱此吾賢郡丞
重來而父母斯民矣東明為州屬縣受政教之澤亦深
於行也可能無贈言哉是為序

送劉彥誠序

天下於吏學之而不願為為之而不嗜學雖判為兩途
亦皆無補於道也惟為之而學學之而為然後於法律
之義得諸己者不謬施諸人者不罔矣昔漢吏太史立
傳為循蓋秦末漢初天下之人材隱於郡縣吏者多矣

若趙廣漢尹翁歸鮑宣丙吉之流是皆雄俊明博可以將可以相者以有儒術為之本也至武帝公孫弘奏請俾卒吏皆通一藝自是皆彬彬文學之士人才多自吏胥而出蓋從事於文學禮義之中焉宜漢之吏獨盛於前歟我國家吏胥之役每自儒選於天下郡縣自縣而州而府養廉之祿各有差等人之能否用有輕重未嘗妄選一人過陞一職人必稱其役才必稱其職焉甚矣吏之勞於郡縣也劉彥誠氏姿美而莊性純而厚選為

郡縣吏未考成復遷於魏吏雖未盡學行得為吏之體
同役者加敬而官長亦信愛也行裝既束儒學訓導于
景文與彥誠同里閑來請予文為餞予謂吏之所學者
律令也所為者簿書也惟真得律令之義然後贊畫有
道而無苛酷之過矣嗟夫有願為之心而不加嗜學之
力則一縣吏而已矣故為行序以漢吏告之而又勉以
儒術為本也他日為循為廉見擢於朝廷見書於青史
吏何負於人哉

送淇縣典史段天珉序

淇為縣衛輝屬邑也山川形勢實河朔南北郵傳之衝
自國家甫定天下長民未嘗冗而庸也洪武丙寅天官
精選可以牧一同者於是華亭縣段侯天珉為之侯始
以材為有司薦朝廷乃授以樞府掌刑之職未幾有是
遷也既蒞政扶弱抑強崇儒興學而政教行矣戊午春
遵國家三年考績之制乃朝於京以功能復職淇民知
其重來撫吾民也合境樂之夏四月復調湖廣都指揮

使司理問官士庶咸惜其去歌其能頌其政焉予聞而嘉之蓋濬與淇為隣邑予忝以儒始丞清豐再由東明今長官於濬雖未獲覩丰姿行旅往來談侯之善者多矣故其行乃為序而餞之曰士君子立身當世但當論其道之通塞不可論其位之陟降侯始顯於朝來牧於外茲行也復佐兵政則平生所蘊之才所蓄之道可謂通而不滯矣書此以播令聞使四方仕者知國家得人之盛焉

送宋士先攷成序

天姿之美篤實居一焉有篤實之資其學儒也守心專而一立志誠而確故於道易入無通敏才辯之失其習吏也執法尚廉平臨事務精密故於律令不侮無苛酷儉邪之病雖儒吏非一轍使一時稱君子號善人而無少忤於天君是則天所賦已所得者無異焉澶淵宋士先英姿峻整卓然頽然無妄語無妄交其篤實之君子歟幼習吏得法令於心洪武初試縣吏於長垣百里愛

之越三年陞吏開州行益立名益著法令益熟砥礪廉隅而不沽名府選吏首為所拔大名河朔上郡地廣人衆視他府事為繁夥士先得贊畫之道上下咸識其篤實故於一言一行信而不疑是能刑不至於濫工不至於偏財賦不至於少差可謂善於持法者矣戊午秋以國制九載攷成同吏於府者白居易既介滑稅李西齋徵予序復馳書以請則士先篤實與人交益可見矣矧予與士先不忘宗盟之好又嘗一識風采又以前輩禮

於予序可辭乎嗚呼國家用賢無間吏儒一藝片善之
長必起而面受職正懷材抱藝入仕之秋也豈宜以吏
役為卑而自退乎昔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官趙廣
漢以郡吏舉茂才為平準令嚴延年以郡吏選補御史
掾以至為諫大夫為郡太守為關內侯亦惟行事如何
爾士先往矣朝廷必掄其材而擢之居官臨政不易所
守念餬口甌塵者於食兼味之時念巢居露寢者於處
廣廈之際又何患功名事業不逮古人哉俾篤實之資

無愧於天篤實之名益補於人矣士先勉之

送國子陳邦達還京序

鎬京辟雍周制也周禮一書鉅細備舉獨不載養士之官豈周人之所以養士者不繫於餼廩之末歟和平血氣有舞勺舞象之習培植見聞有禮樂詩書之教至於從容禮儀又有干戈射御之學焉故夫長育作成之道亦後學之所當知也成周而下論學莫盛於漢唐臨雍拜老執經問難漢明帝也大召明儒增廣生員唐太宗

也擇師分教則未有聞焉聖天子既家六合大開辟雍起鴻儒為學官百辟羣僚之子咸入焉又歷選天下郡縣之學俊秀通經者不限其員同胄子而教養之則高出漢唐者可識矣洪武乙卯詔宰臣校文國子老成端正學博經通者分教天下俾郡縣廣其生徒而立學焉其千載之一時乎仙居陳邦達以春秋考居前列蓋春秋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則邦達之學蘊諸中者未易測也既立師道於滑每以幼學之士所當先者教

之或道以發其蒙或正以養其蒙焉丁巳冬奉召南
還則朝廷殊擢顯用蓋有不可得而辭者以邦達之學
之材觀之植大勲擴壯圖若鴻鵠奮翼而風迫之無滯
於霄漢也可卜矣俾他日衣冠之士望風采而論曰此
教養於辟雍者此優游於春秋者

唐音緝釋序

詩人立言雖吟詠性情其述事多索古喻今或感今思
古其寫景則所歷山川原隰風土人物之異所見則昆

虫草木風雲月露之殊各萃於詩至於詩人居臺閣列
朝廷者所歷所見莫非城觀宮闕之雄典章文物之美
器械車馬之壯華夷會同之盛殆非山林所歷所見可
概論也然詩之體有賦有比有興觀體可得而見詩之
音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與夫世之治亂國之存亡
審音可得而考若夫事之所述景之所寫非博極羣書
窮搜百家未易析其事辨其景也詩豈易觀哉唐虞賡
歌三百篇之權輿其來遠矣漢魏而下詩載文選選之

後莫盛於唐唐三百年詩之音幾變矣文章與時高下
信哉襄城楊伯謙詩好唐集若干卷以備諸體仍分盛
中晚為三世道升降聲文之成安得不隨之而變也總
名曰唐音既鏤梓天下學詩而嗜唐者爭售而讀之可
謂選唐之冠乎丹陽顏先生潤卿幼勤學老益嗜學窮
經以探聖心玩史以驗時變義理精徹古今得失咸該
貫而發揮於後也有見聞每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
篋而藏之來求者不隱也至正戊子始見唐音取而讀

之喜其諸體備足為學式恒觀不厭乃考事與景緝而
編之乃六載而稿始脫焉蓋使觀者知某事出某代某
景在某地也其引經援史據傳摭記訓解註釋略無遺
闕間有正其誤辨其疑者厚哉先生之存心也深有功
於唐人之詩又有補於唐音之選也其凡例詳錄卷首
嗣子予容以先生命請序於訥訥未識先生聞其名則
舊矣是用弗辭嗚呼傳注訓詁之學後之不可略也六
經亦賴傳註而明傳注不作則經多間斷殘缺孰得而知

之矧唐人之詩有不可明哉讀唐音緝釋者因詩以驗
考緝之是否因考緝以遡作詩之本原詩不難讀矣然則
先生嘉惠後學之德當與唐音相為始終詎可量耶至
正甲午夏六月

送張文炳同知紹興府序

皇明混紛裂而一海宇首設郡縣官以生民休戚是寄
官雖有正佐員不求備惟務得人爾視前代雜選曠職
散冗失職者豈不有霄壤哉嗚呼一代政治之興可謂

得其要矣洪武五年詔天下以賢能薦貢於朝掄選材
可治郡者授職材有大小則職有輕重未嘗妄授一人
焉薦士中得高陽張文炳授以大名通判大名河朔列
郡也土廣民庶較隣郡為加重侯賦性剛而明秉心貞
而恕守已潔而和持法平以直知勞來安輯之方故民
受賜感德者不一二也既報政復攝官朝廷考績丙辰
夏遷陞同知紹興府事同知之名於古未有自秦罷侯
置守始設郡丞之職漢歷唐因革不一或稱別駕司馬

或號通佐治中名殊職不殊也同知近代始設人亦多以別駕稱蓋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得名焉或又謂別駕與刺史同宣王化職豈輕也哉因考歷代魏元忠在洛州治號嚴明皇甫無逸徙益州所至廉介陸象先為政尚仁恕姚元崇敷政務簡肅由郡佐位宰相至三公者代不乏人也郡縣之職豈曰徒勞人爾昔漢宣帝有言與朕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唐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載在史冊言固善矣曷若帝舜

之言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敦德允元而
難任人此五者乃萬世牧民之大法也聖天子夢寐求
賢宵旰圖治直將致天下於比屋可封之俗比隆堯舜
三代而後已區區漢唐郡縣之事豈真足以為侯語哉
侯惟體九重思治之心行一郡興仁之政教之詩書導
之禮樂俾有以知生財之道存遠罪之心然後廉恥可
興風俗可厚庶無負同宣王化之重職也滑大名之屬
縣也諸君仲仁治滑之循良也故為侯所重仲仁感侯

所知請予文為餞予與侯雖無半面雅知侯之政則非一日矣又敢以唐虞牧民之事望於侯也若夫尋剡溪清興挹鑑湖高風訪蘭亭遺趾登亭羅探禹穴此又敷政有暇之餘事耳於是乎書

送府吏韓良謙之大名序

自叔虞封為唐侯子燮改國曰晉後徙曲沃桓叔子萬食邑於韓因氏焉春秋之厥下而非漢之信晉之伯康隋之擒虎唐之愈宋之琦南渡之世忠或為中軍尉或

為國士勲臣為從祀之賢為名相為中興將刑名法術者不論氏固遠矣代不乏人其散居天下以韓為氏者皆遺芳餘裔也濬人韓君良謙殆亦遙遙華胄者乎君性慷慨嗜學文法律令吏於滑者凡三年時以幹吏稱滑為大名屬邑府嘉其幹乃擢吏將發輒訓導于君景文來請曰良謙嘗有志以吏作基而圖遠大功業為國家報也夫遠大是圖寧無道焉願先生賜序以引翼之可乎景文斯言也言可信也乃為序曰燕有人焉駕車

而欲游秦也不求其嘗游秦者問途出燕薊過齊魯入
宋轉蔡渡淮而南復渡江焉至於臨安問其人則吳也
更信而行之渡浙江望會稽則入於越而秦益遠矣行
久而車敝思歸而途窮茫茫然卒無所依此無他不壯其
車不知至秦之途故爾若燕人有問途者吾必告曰出
薊門過盧溝登黃金臺望恒岳俯易水渡滹沱經大陸
訪趙叢臺尋銅雀遺趾拜殷太師比干之廟入覃懷問
神禹遺蹟乃渡孟津弔古北坨山停車洛中求秦離故

宮雲臺遺像迺遷而西觀中流砥柱出函谷關讀秦趙
澠池會碑問漢武望思臺於野老揖楊震墓入潼關登
華岳則胸次開豁眼界高遠既非閭閻之齷齪又非復
吳下之阿蒙矣然後登驪山入華清潤身沐德於溫泉
不幾乎秦歟今觀人之欲遊秦者不一二也未必皆有
車有車而患不至秦者吾不信矣良謙將以吏作基而
圖其遠大功業者類於欲遊秦而有車者也車有矣抑
不知圓其蓋歟方其軫歟華其轂歟又不知壯其輪輻

歟新其輓輒歟深究之得無猶有缺然者必具之而後
可行焉果能以道圓其蓋以義方其軫以禮樂華其轂
以志節壯其輪輻以事業新其輓輒車輕路廣載脂載
牽聲鞞鞞而如輕如軒若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苟能若
是秦遠乎哉岐豐興平之地咸在目中了良謙遠大之
志既堅而不渝吾亦載酒具殽觀良謙至秦為國家得
人一賀

送府吏白居易序

椽桶之材未足以勝棟梁用盂孟之器未足以喻鼎鼎
量蓋材器固有大小未可安於小而不圖其大也椽桶之
材小養之則可大盂孟之器小擴之則可大夫椽桶之
材豈拘拘於小哉滋之以雨露重之以培植今日之小
他年之大可卜矣若風霜摧之斧斤伐之雖欲全其椽
桶之材不可得也盂孟之器亦豈屑屑於小哉範模之
不足鎔鑄之不工雖欲擴其盂孟之器亦不可得也若
火天地以為爐扇陰陽以為炭金精融熠銅液燿燿昭

其度神其功雖鼎鼎之重亦不難至焉惟人也亦然材小也可養之器小也可擴之由小至大其用可以為棟梁其量可以為鼎鼎矣白君居用幼讀書兵革中逃難解散始習吏由濬而遷滑復就縣吏三年以幹用稱君之材之器甚有可觀焉百里之邑屈為棖楠屈為盃盃而材與器未伸也自茲以往陞藩閫入栢臺登蘭省惟養其材擴其器者何如爾果能以道義為雨露而滋養以禮樂為灌溉而培植不誘於物以傷其挺然之生不悅

於邪以害其榮然之本則榱桷之材日茂歲盛棟梁之用可以期矣豈惟材乎器亦然也範之以良心公道模之以銳志直節守之堅如首山銅抱之剛如昆吾金廉恥以陶鎔節儉以煅煉孟孟之器日充時拓鼎鼎之量可以至矣滑之大夫士所以他日望於居用者以材言不以榱桷而以棟梁以器言不以孟孟而以鼎鼎居用懷材蓄器不假外求惟自珍重惟自勉勵耳武伯威不遠百里馳書來請序伯威契家生也故序而不辭洪武丙

辰八月五日序

理學須知序

周道衰學校之政廢戰國膠擾聖學不絕如綫秦漢而下失其傳焉為儒者惟知訓詁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推明夫性命之理也是以正道害於異端斯文晦於邪說孰絕之孰繼之又孰開示學者使有循求以入於聖人之道也濂洛諸子者出推原性命之理於是道學之傳復續於千載之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

之為陋矣考亭朱子繼之性命之理愈見明於世也程子曰性即理也朱子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之為理豈不易見乎而理學不明者受異端之害邪說之誣可哀也矣近世纂述者有理學提綱一書於理學似為有助而於辨異端闢邪說未及焉昆陽楊行可憂世之心篤明理之志堅輯理學須知若干卷始以明天人性命之理終以廣異端邪說之辨引經摭傳分類析條非至正至當之論不載故於明理學也其說備闢邪說也其考

詳誠理學不可廢之書也竊為之喻理學天下之大道
正路也異端邪說則偏州下邑之他岐曲徑也理學不
明則大道正路塞矣異端不辨邪說不闢則他岐曲徑
行焉是書一出則斷他岐絕曲徑而大道正路燦然通
行於天下矣魏縣丞林瑩齋行可之高弟也求序鏤梓
故為之書

嵎山宋氏族譜序

族有譜尚矣歐陽文忠公為世譜以法漢年表蘇老泉

為譜以禮大小宗為次文例雖不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嵎山宋氏有族譜非法於歐文則法於蘇文矣宋氏之賢嗣曰秉彜洪武甲寅夏以材擢為滑縣簿八月衰經過予里明日求序其族譜予惟宋氏自微子啓封於宋三十六代偃為楚滅以國為氏之後而宋氏蔓延於天下若玉為楚大夫若義號鄉子冠軍若均為九江太守若弘為漢大司空又若唐廣平文貞公璟宋常山景文公祁代不乏人也遠矣祁則秉彜之十一世祖焉祁

生惠國為太子中允惠國生宗年知嵯縣遂家焉宗年傳數數生价南雄守价傳方益衡陽僉判生詒孫詒孫不仕生之彦之彦生適適生開開之子銓即秉彛也家於嵯者凡九世矣或仕或隱皆以德著稱嵯之宋於是為盛嘗考於同姓通譜者有之同姓妄認譜系者又有之非譜之義也譜之義譜其親也譜其親使人知孝弟也傳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秉彛累舉為士臨縣未榮上聞父喪束裝在路哀毀過制譜藏於家求序於外其

孝弟之君子與他日朝廷起而寵用之移孝弟之行於
家者施諸人及於物所謂親親仁民秉彜其裕為之予
與君為同姓家之譜牒亦自廣平為源松雪趙公嘗序
其首而書梅花賦於左其以鐵石肝腸望於宋氏子孫
者深矣奈何中原兵革衣冠離散化為烏有矣為秉彜
序譜不能無感嘆云

送陽城縣簿方彥清秩滿序

洪武己酉冬宰相奉上旨纂脩一代禮樂書選取天下

儒士十八人訥備員在列馬時僑居高平丞簿負厥職
朝廷遣御史按問之累吏民餘百人陽城簿方侯彥清
適來權縣事剽治繁劇酬應事變略無難色捕所累無
一人遁去者時與其能庚戌春正月訥南行因識侯窺
其抱負非碌碌輩因謂昔朝歌長虞詡有言不過盤根
錯節焉別利器侯其今日之虞詡乎秋八月某還高平
則已聞士民盛談侯改善而循理今國典職牧民者若
郡若縣三年具治績轉而達朝廷以備幽明黜陟之考

若縣則令朝與簿守職考績賞罰均焉壬子春訥過陽
城侯秩滿三年之政皆輯而書之後日以待朝廷有考
陞而知一縣知一郡則不僭之賞公於天下矣侯今之
去未可以遠近期因嘆茲別未易卜後會故採其行事
并識侯始終為之序曰陽城居萬山間當侯至縣日元
命方草軍旅初定民心信疑者半乃多匿巖穴侯惟知安
民是職不知山為險也攀藤挽蘿登歷之艱靡間朝暮
凡遇民皆曉以聖天子天錫勇知表正萬邦俾我郡縣

官遠來輯寧汝民爾明命維新汝宜知之各安汝業可也
民是用趨出二年民租稅輸官侯往部之官既足民亦
無妄費感德尤甚焉四年立晉王宮築城汾水西邑民
供役者若干人侯又督之設賞勤懲怠之法民不敢犯
功得先他縣其在職贊政務平順不尚苛細知縣李侯
文輝德之以和敬為親愛得古人同僚兄弟之義若其
學校祠廟壇壝橋梁之建恤民馭吏務農修祀之典合
制協程式以具於侯之考績錄者故不詳書也雖然侯

家婺源之西有龍溪構亭溪上嘗徵詩不敢辭溪亭之
美固為可樂也方今天下一家上切求治大丈夫抱明
體適用之學正前賢自勉赤心許國之秋也弘濟斯民
澄清海宇後天下之樂而樂則溪亭之樂亦在其中矣
敢書此為留別二月既望序

送陽城知縣李文輝序

皇明選牧以安養斯民為責尤謹考績焉天下曰郡曰
縣任牧者三年乃朝蓋朝非朝宗覲遇之禮期四時同

一日也為牧有先後來朝有遠近得少接之俾各陳其
為治之說而盡夫詢考牧之賢否事之得失判矣旌異
之告飭之則人效其職以登至治民遂安養矣是即有
虞之日覲羣牧黜陟幽明成周之各朝方岳大明黜陟
之典也聖代因時損益而制宜焉嗚呼盛哉皇帝有天
下之元年為洪武戊申詔選牧非賢能不任時李侯文
輝居首選來牧陽城冬十有二月始至邑勵已潔馭吏
嚴刻蠹剔弊發奸摘惡寬平剛方之政井井不紊識者

已謂良牧矣乃撫民入籍度田出稅勸農示文畦桑築
圃一皆有法至諭民非孝弟忠信禮樂刑政不言漸致
風移訟息之美刑罰日以省金穀期而集學校之敦崇
獎勵尤力社稷山川風雲雷雨之壇居官處吏惠民養
濟之室建城隍廟新明倫堂咸合制如式甲於隣邑其
經營歲月皆著文刻石下至郵亭賓館幾二百楹民服
役而不知為勞者得使民之時也壬子春侯遵成憲將
朝錄三年行事以備考績二月朔訥適過陽城儒士郭

宗顯者宿周鵬飛來謁訥曰邑侯以賢能選於朝以惠政施於邑邑大夫士民知侯行也不容留又不忍其去各賦詩頌事用彰侯德敢請文諸篇端訥聞侯孝於親敬於師歲時祀親以禮又別設位以祭其亡師繼文秦先生二十年敬不少懈所謂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侯既有之又聞侯名其所居齋曰勉公退必凝然端坐儼然若有所思為子思所以勉其孝為臣思所以勉其忠期吾分內事忠孝俱盡人

欲不得以病天理戰兢惕懼又思勉勉焉以副聖皇選
牧之心考績之典也理裝南轅上覲天子之耿光想見
敷奏之言明試之功淑慝之別陟而知一郡受寵渥於
內廷也不遠矣然則陽城之政特為後日之龔黃張本
云訥既為侯所知宗顯又有志斯文者徵文尚何辭於
是乎書

送李陽城朝覲序

昔庾杲之為王儉長史蕭沔以書美儉曰盛府之僚若

難於選景行依綠水泛芙蓉何其麗哉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幕後世以蓮幕為美談蓋幕因府勝尤因人勝也使景行不遇儉儉不得景行則綠水芙蓉孰得美於汚稱為蓮花幕者又安得於時人哉幕賓贊畫官得以盡咨訪者則入幕兩美能無所自乎澤屬縣陽城為古名邑四踞諸山地靈人傑田固瘠也人則力焉歲多豐少荒牧是邑者前代嘗難其人皇明有天下之元年是為洪武戊申冬十有一月選鄧州李侯文輝來知縣明年

五月又選解州紀質文卿以賓入幕焉文輝氣清而純
質偉而厚昔學春秋得聖人褒貶之旨累薦於鄉為名
進士文學聲華交著遐邇識者謂以藝以果從政必有
可觀焉既下車以道恤民隱以理察民病得一儒則禮
崇之民隱痾是訪每出令行政隱者消痾者平是能甫
數月而善治洽文卿美姿容且倜儻不羈幼嘗習律令
故能迎事而解侯愛之文卿受其愛也申婉畫不負其
愛且得人之美又得邑之治其不愧於幕中賓者侯始

開終導之德居多壬子春正月侯蒞官周三歲朝廷考績之法若知郡知縣則朝覲述職黜陟詳於考非若郡縣之貳佐述職同而朝覲不預焉國家愛民重牧之典取法於唐虞損益乎三代其視漢唐顧不美且盛歟李侯錄當考績者既聞上行有日文卿謂材乏運籌而侯每以入幕賓之又得無忝於蓮花幕者如庾杲之得贊畫於王儉之美焉茲遇容可忘乎蓋夫受愛深則報德厚質將求文於縉紳書侯嘉績述已受知彰聖朝選賢擢

材之意送侯往朝焉重謀諸大夫士僉曰宜請予文之
文卿於是來以所言告又諄諄於侯之好士延賓置壺
觴於盍簪堂上從容適意恒恐款留之不至也雖蔡邕
倒屣陳遵投轄不是過之觀侯好賢之實則侯愛質之
實益見矣請序其事書於素用表幕屬禮之得為者為
侯贈願不我辭予既聞嘉文卿得李侯之愛是用書其
實而不讓也嗚呼洪武初侯之入縣也亦艱矣竄匿者
要來之瘡痍者要撫之田疇要均租賦要平廢墜者要

興囂薄者要厚非誠信化人號為通明曷克臻此故壇
壝立則祭祀之典脩官舍備則僚屬之居定縣學建則
教養之道全廨宇新則巡察之司肅以至前廟後寢以
廊以廡城隍之祀隆焉縣無奸欺門無請謁則持已馭
人之道明焉申明構亭養濟立室惠民置局與夫金穀
之出納刑罰之清簡號令之設施戎器之取材輪輿之
尚斷愛民恤物人謂之有脚陽春遂致物阜民安風移
俗易之美其用心立政有不愧於古循良也予故於序

之末而歷舉焉庶幾古人不泯人善之遺意也是年三月既望序

送四明陳憲之歸養序

事親愛曰孝子之心也孝子之心念念而不忘者惟親喜懼之年乎親年喜懼曠定省焉疎音問焉雖心誠於愛日謂能盡事親禮者寡矣以慈親八十子仕於五千里之外愛日之心其必有難處者矣是豈孝子之本心哉蓋處而為子所當盡者孝也出而為臣所當盡者忠

也忠孝乃臣子分內事兼盡忠孝者亦罕聞之國制親年七十許子歸養蓋將責孝於子而後責忠於臣求忠臣於孝子家也為孝子者事親愛日之心庶可得而遂矣四明陳憲之幼嗜學勉而博進而不倦談經論史之暇尤工於吟咏人見其清姿壯節咸期以器未嘗不偉而重也矧以孝聞洪武丙辰詔天下舉賢良憲之以有司薦而起時朝廷方草創立布政司乃有北平布政司管勾之選既蒞職見器於上而見敬於下也一日

翻然有歸養之心非矯情以干譽於一時非長往以獨
善於一己蓋既喜其親之壽獨不懼其親之衰遂去不
容留矣燕山大夫士美其孝而惜其去咸餞以詩按察
俞憲賓以丹青造妙繪其行為圖布政司檢校官謝叔
賓又錄憲之行實以滑縣簿崔景文求予序於圖後予
以老固辭固請而不舍也嘗聞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
有才者然後知人之才叔賓方以德才著名於時拳拳
必以得予序為憲之贈則憲之之才德從可知矣嗟夫

居子職者不可不全其孝居臣職者不可不盡其忠為士人者又不可無自全之智也今也著老萊之衣問潞河之舟望白雲於山外見親之顏侍親之側不遠矣具甘旨於厨中問起居於堂上愛日之誠自有不能掩者矣又能德期於進業期於脩則孝子脩齊之事業又何歎忠臣治平之功業哉勿徒曰謝秩歸養而臣子之能事畢矣昔王陽入益州過九折阪歎曰奈何奉先人遺體過此險乎王尊入益州至九折阪問曰此非王陽畏

途乎叱馭過之論者以陽為孝子尊為忠臣漢史不誣觀此則孝子不歉於忠臣者益可信矣

送孝子周巨淵請歸序

論臣子不可偏廢者忠與孝也忠而不知孝孝而不知忠豈儒者之學乎且天下為臣者孰不欲盡忠忠有時而不得盡為子者孰不欲全孝孝有時而不得全是則忠孝為虛名臣子為曠職矣惟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者然後可論忠孝也豈若衰亂之世忠臣孝子其事之不

能兩全乎皇明以孝治天下詔行一子事親之典其厚
於天下臣子者為何如聖天子一視同仁非徒使臣子
盡忠於國尤必使親老者全孝於家嗚呼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此心之運微矣紹興周侯巨淵讀書習律孝行
聞於鄉朝廷知而用之遂掾陝西行省擢通判大名每
論事雍容不迫和而有斷雖政不專出而府賴以治母
夫人教侯有道治家有法化行閭閻為一鄉儀則鶴髮
高堂不可奉以遠行也乃遵制上章以請歸養郡大夫

士咸詠歌以贊其孝屬予序之予聞事君不忠非孝也
侯方強仕之年選倅上郡正宜左右郡守同宣王化今
也汲汲以親老辭去似於忠有未盡焉者孰知侯拳拳
之心未嘗頃刻而後其君其所以切切求去者又恐負
皇上以孝治天下之制也蓋將溫廬清室晨昏定省悉
盡其道而後仁不遺親之心始遂矣章既上朝廷不久
其請俾載母就養母老不肯遠離於鄉黨也洪武己未
冬遵制朝京又將以歸養請於朝也他日國家求忠臣

於孝子之門舍侯其誰哉若夫平政理訟布德敷惠學校以崇農功以勸興譙樓作賓館起倉廩以至分憲立司招民為市其經營締構之勞侯自有政績錄茲不縷書云

紀行程詩序

昔人論杜少陵以詩為文韓昌黎以文為詩者蓋詩貴有布置也有布置則有得其正造其妙矣故學詩當學杜則所學法度森嚴規矩端正得其師焉永福張惟薰

先生讀書構文之暇尤工於詩故凡四言五言六言七
言與夫歌行之作必以布置為體而後鍊其句也又能
以杜為師故詩人與其得正造妙者多矣洪武初朝廷
以進士召入京選才學擢僉廣東提刑按察司事踰年
以守令移知大名原城自闕入廣由廣入中原涉江海
河嶽不知幾千里也咸有詩以寫其胸次所蘊日積月
累篇章漸多乃輯為若干卷題曰紀行程詩己未春予
寓於先生所居官舍因出詩見示且請為序予詳讀然

察見先生之志因詩而發或發於事或發於景或發於人隨其所發而變不虛不華不戲不狂靡不載理有布置含蓄無晚唐小巧絕沈約所謂八病者如見翁源氣候之異夷獠雜居之俗故其詩思中土而想禮樂見路躋五嶺地控百粵故其詩思宋璟李勉之治韓愈蘇軾之謫見盤游谷董信巫尚鬼故其詩思王化變風俗見漲海連天毒癘瘴氣故其詩防患遠禍謹言慎行而節飲食見狼貪烏合豹變鵬化故其詩思有以揚清激濁彰善

瘴惡馬見鍾阜石頭龍盤虎踞祥雲瑞霧千態萬狀故
其詩頌德褒功歌詠萬世太平之治見名山鉅鎮落落
倚空長淮大河滔滔東注則思臣子朝宗於王之禮歷
山驛水程無盡瘁歎掌之歎見名郡鉅邑有善政善教
之思見一草一木敷榮擢秀則欲使萬物各得其所見
田夫畊者手胼足胝則欲使兆民各遂其生凡晝夜行
息衝風冒雨登高履險北去南旋歷歷事物之變可驚
可愕可以托興可以娛心與夫可憂可樂者莫不見於

其詩題曰紀行程詎不信夫雖然先生之詩皆自得於心不假美於外者故情致忠厚多雅淡精深而無奇澁難苦之語他日必有神物護持以傳永久又何待予叙而後顯於時也

送崔判簿朝京詩序

古人贈別不以物而以詩申伯出封於謝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有崧高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有烝民贈別以詩見於經矣李陵贈蘇武則詩有

携手上河梁之辭蘇武別李陵詩有征夫懷往路之句
以詩贈別又見於史與傳矣自後若李謫仙思鳴皋杜
少陵入奏行歐六一廬山高等作莫非贈別之詩也詩
為贈別而作其來遠矣詩客騷人當祖道以登山臨水
之思發而為詩贈別者所以不容已也滑縣簿崔侯景
文寧海詩禮家也幼穎悟既長馳聲於郡庠同輩推其
有志洪武初年朝廷選入胄館師鴻儒友髦士德進業
脩某年詔胄子牧民侯在前列佐政三年遵制以考績

朝京滑大夫士不忍其去又不欲輕其別歌詩以贈之
或擬古集陶或效賀體建體以至為唐近體裁綺綉於
毫端揮珠玉於牋上農歌童謠不列也儒學訓導于彬
請於予曰崔侯善行先生知之久矣彬嘗請序為送幸
不我拒矣今大夫士詩贈盍賜序冠於篇端俾觀者知
其詩無過美無近諛錄實而歌之顧不偉乎予聞其語
與其不掩其善而欲揚之亦君子好賢之心也乃三歎
而為序曰我國家奄有四海以唐虞成周考績之制

而加損益焉蓋欲起振古無前之盛治不帝肆覲
東后諸侯各朝於方岳而已俾內百司外郡牧三載一
朝考績以明黜陟雖郡縣職貳佐者亦同其朝覲考績
之制其安生民於天下咸無愁嘆之聲於田里者九重
之心何其至耶今侯往朝作詩以送者邑大夫士也後
日采詩之官采之以書汗青如甘棠思召緇衣美鄭與
國風同傳不朽又何愧古人贈別以詩不以物云

送崔判簿序

枳棘非鸞鳳所棲識鸞鳳者信之不識者未信也鸞鳳
神靈之精見則天下安寧其栖梧桐食竹實飲醴泉以
治則見世不常有不識者固多識者或有之有之謂鸞
鳳可以棲枳棘者亦非真識鸞鳳者矣惟真識者可與
論枳棘非所栖焉自考城令王渙署仇覽為簿謂曰枳棘
非鸞鳳所栖於是以簿稱鳳栖之位栖棘之官昔張昇
少方學有志操為營丘簿留守王曾謂有公輔器葉顥
為南海簿府帥曾開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器也汝

往見之以今觀昔若昇若顓其入中之鸞鳳營丘南海亦當時之枳棘豈二子之所栖哉滑縣簿崔侯景文寧海儒宗之家也聞過庭詩禮不負家學為府學生貢入成均彬彬濟濟可以揖讓乎宗廟周旋乎朝廷不少愧焉洪武丁巳春選擢是職展佐理之義盡勾稽之勤一事有欺則必革一物有蠹則必剔一民有瘼則必加藥石一吏有弊則必加剪裁上輔令下愛民人多與其果達也庚申春遵國制錄行事朝京民不忍其去士不易

其別儒學訓導于景文稅課局使杜子固將餞行而無以推其友愛之情也固請予序之嗟夫天下之物孰靈於鸞鳳天下之士孰俊於時髦鸞鳳之靈必以治世而見時髦之俊必以時泰而出物中鸞鳳之靈曷若人中鸞鳳之為靈也侯負不羈之材抱有用之學動靜有則而持以謙語默有節而陶以和其聖代之時髦乎侯固不肯以學以材而卑其職論者以侯為清時鸞鳳豈能久栖於枳棘哉景文儒者也素明於格物者也其亦真

識鸞鳳者歟明日入覲天庭即功賞賜榮遷寵擢為郡
牧為憲臣又豈百里小邑可以滯鸞鳳哉

平遠堂詩序

新喻之境有羅湖羅湖之上水可漁山可樵田可耕不
暇論也惟原平地迴湖之四面如畫朝霏夕靄開闔而
摩蕩水禽沙鳥翔集而游泳湖之景舒恠異狀獻人以
佳賞呈人以瓌觀可以寓幽栖暢清曠非君子存心論
道者豈能俯而有之南唐連州刺史之裔廖彥昇氏居

馬承先業不知幾葉矣宗緒綿延世所既遠而廖氏之族雖遭世變時易而衣冠之盛為新喻名門至彥昇為學景慕往哲之行而養其忠孝雍穆惻怛之心際元末亂雖弗克施能潛焉晦焉保先業於不墜既還舊里築堂湖上即地勢平遠以扁之讀書養母蘊所樂而不自售洪武辛亥有侯以材學薦於朝試吏銓曹乃求記於翰林侍講學士宋公以求詠於朝士丙辰秋擢長大名府幕來正序以弁諸作然其廖氏奕世事業載諸記者

詳矣惟茲平遠堂之扁為之序曰豈彥昇以水明石秀
游樂殆無盡時乘舟載酒岸芷汀蘭浮香吐秀徜徉縱
意以取平遠之樂乎以山川風物登臨題品隨地而盛
隨盛而賞左右前後景物環集必倚杖遲留以樂平遠
乎此則騷人逸士傲睨物外之樂非彥昇之所當樂也
若夫下平遠堂歷平遠地雲淡風輕傍花隨柳以求明
道之樂為樂可也庭草交翠嘲風弄月以求濂溪之樂
為樂可也又有時以羅湖為沂水以樹林為舞雩揖冠

者將童子詠春風而歸以追曾皙之樂然後平遠之樂
其真樂哉他日行道而居廟堂之上德被生民業垂後
裔功成身退豈羅湖平遠可賀彥昇之樂雖盡江右之
平遠蓋有不足以爲彥昇之樂者則斯堂之榮益榮先
業於悠久矣回視夫騷人逸士之樂殆不可以同日語
庶乎賦詩者歌詠平遠之真樂也故予序以廣其說焉

望雲堂詩序

縮江永嘉樂清一水也江之上知大名府事孔侯中夫

寓居馬侯魯東家五十五代孫性純孝事父母溫清定
省克盡於禮里中以孝聞元季政荒民散天下亂起乃
從軍皇明將天命明威輯寧四海天人合應與衆來歸洪
武戊申親亡軍駐明州辛亥詔從靖海侯運兵饋以供
定遼衛航海者累年親喪未葬稿殯中堂念父母生我
勞瘁回望綰江之雲涕泗如雨乃名所居堂曰望雲取
狄仁傑見白雲孤飛之語也四方文士咸有歌詩戊午
春訥客大名侯來過者數每語某輒流涕曰吾雙親未

葬也願序堂名之心寧吾親未葬之神可乎訥起而應
曰孝矣哉侯心思親之苦也衣衾棺槨卜宅兆以安厝
者孝子之終事也終事未伸苦心號絕以序辭則不知
侯矣嘗讀禮履霜露之既降君子必有悽愴之心霜露
何預於親思親之心常在感時變而悽愴之心發焉履
雨露之既濡君子必有怵惕之心雨露不係於親思親
之心不忘傷時變而怵惕之心生焉此無他念親亡之
已久感時變之方新此君子思親之心為何如哉所以

愈久而愈不忘也夫霜雨露無心之物也而雲亦豈有
心之物哉有心者惟人爾人常有思親之心偶見白雲
孤飛而發於口言非見白雲而後思親也親非白雲白
雲之下有親舍焉見白雲即見親矣此狄仁傑之孝所
以聞於後為孝子者所以取法也侯親亡殯久不能藏
親尚敢忘親乎蓋雲在目親在心心有吾親則目有吾
親矣親不可見惟綰江之雲可見此所以望雲即望吾
親也夫以望雲之時悽愴之心有甚於霜露之降怵惕

之心有甚於雨露之濡則侯終身慕父母者於望雲而見馬九原有知侯親其妥靈矣聖朝以孝治天下治郡功成陳情上表葬親之心遂矣此訥反覆以心言蓋欲俾詩人騷客美侯之堂正所以慰侯之心也侯心孝矣哉於戲侯心孝矣哉

送知原城縣張侯朝京序

天地間端正俊雅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仕途則在山林在山林者高舉遠遜常使天下仰其風而慕之在仕

途者為民師帥為國風紀為朝廷屏翰之任誠事君而
忠報國不少失平生之節義焉其所以過絕流輩者蓋
鍾夫山川英靈之氣也昔論人才出於楚者必曰三江
五湖蒼梧雲夢雄深宏富發而為英特俊傑之士論人
才出於蜀者必曰岷峨巴江氣象盤鬱波濤洶湧故其
為人也皆光明魁偉之才況福有九仙烏石太姥諸山
浴鳳池龍首澗以至鯤潭湧泉其山水秀麗鍾為人材
在昔永福有百里三狀元之美若重峰蕭國梁龜嶺鄭

僑龍湫黃定則福產人材視蜀楚為何如哉皇明開天
大運既復人材出於人文化成之日豈造物者默有以
涵毓也永福張侯惟薰其一焉侯嗜學經明於書立志
不苟每以古人期己洪武辛亥貢進士於鄉遂召入京
式擢僉廣東按察司事甲寅改知大名原城縣事侯為
政尚寬厚簡刑罰民隱吏慝搜獵殆盡治行表表遠追
前獻事上也敬撫民也慈待吏也嚴吏服民愛上尤信
重之戊午春遵三歲考績之典錄政朝京縣簿汪文彬

以同官聯事之久不忍輕其別也請予序侯事以倡夫
歌詠為餞者是有不可辭嘗觀夫古今人才莫匪因時
而出是雖地靈人傑所致亦由禮樂薰陶教化漸染而
後有用於世有補於治道矣然在前代多先文學在聖
朝則先德行此又改弦易轍以三代人才期於天下也
矧七閩自唐觀察使常袞始建學校訓教諸生為閩士
者遂知學焉則人才盛又不專於山水精英之氣矣侯詩
尚選文追漢學宗伊洛一起而為國風紀再遷而為民

師帥今復考績南行將見屏翰朝廷以臻至治俾列庶
位者咸濟濟而彬彬此正斯文士有望於聖代人才也
於是乎書

送方明府之任序

始毘陵方君叔周以儒擢大名之清豐縣丞莊敬持身
事不涉於傲慢寬慈愛民政不墮於姑息雖職居副貳
以贊其治邑人至今稱之居隣邑者或有知其詳也洪
武壬子北平行中書省請予較文於秋闈南還過館陶

君以推鹽公事艤舟河上既識予待以事師禮越翼日
送予詣大名明日飲於訓導霍元方堂上而別甲寅秋
朝廷嘉貳縣之績陞知東明縣事乙卯夏君以禮馳書
請予文社稷山川壇事始知有是遷也君以縣小地荒
民苦水患每謂宜草東明分入隣邑民庶得少休息矣
故凡力役轉輸之勞必詣府以陳民瘼視他縣間得就
輕易民之受賜也多矣丁巳奉詔合併戶寡糧少以立
縣者東明乃分為開州長垣之境縣遂罷復調君知濬

縣事聞其行路遠予且老不能俎肉觴酒以餞也乃為序曰昔云視民知愛者可以為牧守又曰愛民者所以忠於君也夫天下郡縣億兆生民孰非天子民哉天子尊居九重下視斯民遠絕不比於是大而郡托諸守小而縣寄諸令守令之職所以為天子牧民也為命吏以牧民舍愛民何以為牧非愛民何以忠君此牧民莫先於愛民也然則愛民豈無道哉以德綏強以仁撫弱強弱安矣奸者發之伏者擿之奸伏化矣政以省刑教以

崇厚則政教善矣物有害也驅除之人有隱也消去之
則人物得其所馭吏無乾沒之患用法無龐茸之蠹耕
桑不使有惰農賦役不致有豪戶則風俗厚禮樂興人
材出廉恥立矣非愛民有誠心推而為愛民之政者能
若是乎於戲王者以民為天天之視聽皆自民之視聽
觀之令受命最近於民宜加敬慎哉宜加敬慎哉君讀
書勵節其於愛民知之熟矣予恐知之熟而行之忽故
反覆以告矧君三仕皆大名屬邑則民易治既見矣因

予言而加愛之之誠庶不負聖天子托牧之重後日考績亦可謂良有司矣遂書以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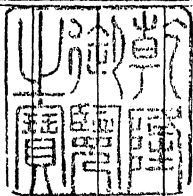
送郭有初序

吾觀古人幼而不幸失怙卒能卓然自立於世必母賢而嚴其教子孝而佩服其教然後才名炳耀祿位尊顯志勵於內者操履有以見乎外身立於今者聞望有以隆於後不然則雜於閭閻沈於草茅雖其姿稟絕倫之美終無以見取於當世又烏能自致於青雲之上使

名與位烜然赫然如吾所云哉吳孟仁為鹽池司馬手
結網捕魚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魚寄我非避
嫌也陶侃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作鮓遺母母
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
乃以增吾憂矣夫以孟仁之母責子以不知避嫌侃之
母責子以增吾之憂二子受母之教卒致功名彰大垂
聲青史然後知為人子者不患無美質異能患無教也
質既美矣能既異矣又得賢母以教誨之如是而名不

揚於遠位不進於時功業不大建於斯世吾未之信也
黎陽郭用中有初未冠喪父母氏誨諭嚴肅蚤暮未嘗
降辭色始教以讀書繼教以習吏有初莫敢肆乃有以
自立洪武初吏以儒選有初由濬選滑州未幾滑改縣
就縣吏凡三年未嘗枉道而徇人亦未嘗徇人而喪所
守於公也勤於已也潔公退甘旨侍母怡聲愉色不違
膝下人以謂賢母之子能孝於親他日以孝事君則忠
可觀矣乙卯秋吏及考滑為大名屬邑隨擢府吏彩衣

奉母以行邑大夫士咸惜其去作詩為餞仍歌其母之賢
某屬予叙予不克辭故以二賢母之事告之又以孟仁
陶侃望於有初也



西隱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隱集

卷七至
附錄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_臣梁景陽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西隱集卷七

明 宋訥 撰

碑

陽城縣新建城隍廟碑

一代興則一代之典立皇明受天命撫萬方其懷柔百
神者有道焉越三年洪武庚戌詔天下郡縣更修城隍
廟祀立木主退泥像郡廟儼郡治之制縣廟則又與縣

治同焉改舊圖新遠邇一制以次第告成于上陽城立廟之一縣也尹李侯蒞簿方侯渭欽體帝心恪謹厥事載觀舊廟基隘不可拓得隙地於廟前少東據亢爽而平乃築基繚垣委材集工躬督其役民亦樂趨焉前殿後寢構屋以通宏敞堅緻丹碧藻繪東西有廊廊後各有別室別室視殿廊其制則少卑重門遠近相望秩秩馮馮靡一或陋為楹凡五十有四二月肇基其落成則十有一月之甲子也既題主安神座于殿將勒堅珉昭

示一代祀典并興建歲月書焉二侯乃遣人持書來告
予曰廟成宜有文文惟先生是宜予聞侯創之也極其
思落之也劬其躬雅命曷敢拂乎伏思之曰古者祀神
必有其法今雖不傳而通典所載歷代宗廟皆本主漢
為近古其祀四皓商於隸刻猶有存者皆題曰某公神
主其時為祠版可知北史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
固非中土以祀神也今土木之偶像百神於海內其狀
短長焉老少焉豐瘠美惡焉皆工之巧拙是隨神之為

德非聲臭可迹豈巧拙之工以土以木可以意求耶昔
程叔子非影祭曰一髭髮不似為祀他人良乎言也聖
天子一德格天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斷自宸衷木主祀
神一洗數百年之溺習新視聽於天下則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數思者豈不盛且美乎嗚呼一代之典卓
乎不可尚已神之享祀是廟也其密贊陰協固金湯之
勢為無窮哉予即受命乃拜手奉文仍賦享神辭維王
命兮肅肅新廟貌兮穆穆制有節兮禮有文將馨德兮

去繁縟神之來兮委蛇儼風馭兮雲旗從繽紛兮容與
入新廟兮多儀歌鐘兮舞鼓蘭蒸兮桂醑藉瓊芳兮席
瑤華懿憑依兮木為主城其金兮池其湯擁雲山兮鬱
蒼蒼肅明裡兮妥侑神欣欣兮樂康願我民兮錫繁祉
時雨暘兮黍稷疑疑孚佑兮帝業報庥兮萬祀

陽城縣重修縣學碑

上家四海之元年山西載定詔宰臣選材賢為郡縣官
以撫慰之陽城得知縣李侯芾簿方侯渭明年縣以治

聞又明年為洪武庚戌制下郡縣立學官每學制訓導
四人佐其教咸給以祿定弟子員各有差俾部使者敦
勵稽考之其教道德六藝武學律學將作養全材以副
時用天下翕然向風陽城為邑四依山麓廟學枕城東
南學基狹隘堂室陋小二侯謀曰教養之地愧德他縣
是為弗職吾邑雖貧薄顧不能拓而新之上以宣布聖
天子崇建人文之盛下以推廣學校之美於將來乎乃
相舊學之西偏有地蕪廢詢諸邑耆昔道流居之歿於

鋒鏑之阨矣遂闢地繚垣以通焉以道諭民材集役來
築基督工中構堂五楹高明宏麗題曰明倫左右為齋
十楹與堂尤稱堂東少後構庖厨之舍三楹又即廟東
隙地開廣路轉而之北樹靈星門于橫街於是廟之氣
象學之規模大過于前又增置祭器為庫貯之是歲秋
役興焉冬落成焉將為學刻石走書求文于予予惟記
事宜序其實興學宜推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
者非廟也後世始為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禮制寢盛

郡縣無大小皆建學尤以廟為重焉由學尊廟由廟表學廟焉而不敦乎學非制也聖天子建皇極敘彞倫當汎掃區宇之際獎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宏遠矣二侯興學斯無負於開迪樂育之大德焉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為治者而況教乎為邑知重學校與為學知重講習豈無所見而然也雖然學校立矣教非其教不可也教養備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特使士子羣居族立為言語文辭之工乎正欲成

就人材明斯道濟斯民也道之所以為道學之所以為學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而不離綱常事為之間矣舍此道安在乎學安在乎即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夫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同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于天地鬼神之著此係于教者為甚大係於學者為甚切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嗚呼其說亦微矣乎聖人在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麟鳳寶不寶於金玉正人端士濟濟羣出明斯道而濟斯民為國家太

平之屏翰也將自今日此予不辭而樂書之以勵我同志以無忘二侯之德芾字文輝鄧州人渭字彥清婺源人皆邃邁之士云洪武辛亥春二月前國子釋褐魁燕南宋訥碑

濬縣重修學碑

天以夫子正綱常明教化為萬世道德之宗主故木鐸之喻麟鳳之比金聲玉振以集大成凡有天下國家者遵之治而昌悖之紊而失理勢之定孰得而喻之六國

滅而秦出書焚儒坑以愚黔首天下賀賀焉莫知所之
使夫子之道晦塞殆至焚而燼坑而堙也漢高祖過曲
阜祀夫子以太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夫子之道
猶日中天自是郡縣之學漸盛夫子之廟修而廣也皇
明誕受多方綏厥猷于降衷之民乃詔天下崇儒興學
凡郡縣鐫格式于石以示永久擇師則試于朝考弟子
員進脩以貢胄館成德者達材者每擢而用之六藝之
教賓興之禮於是大備矣嗚呼明明天子崇天道保天

命之實晒著于無窮矣惟濬州降而縣故廟學在浮丘山上洪武癸丑天台項如英來知縣事改遷于山麓東北甲寅廟成學立惟學不稱于廟規模狹制作卑也蓋創基之功失於急遽苟且不足壯觀於一邑丁巳冬四明方侯叔周知東明選遷于濬學而以果達臨政又能敬修己而廉律已也士論歸之明年春侯蒞學必曰學制卑狹禮容愆宜可改而葺之以崇易卑以廣易狹庶幾不見誚于鄰邑矣於是割俸敷役弘敞增舊傳道之

堂三楹梁棟高連椽桷遠接前後植楹度庇風雨虛明
深邃軒豁清爽左右肄業之齋六楹與堂翼然而並至
於祀神之主捍宮之垣入廟之門井井經畫咸臻于美
已未春二月學訓導姜某邑李某遣儒士某以禮來請
記將刻堅珉于學以彰聖天子世丕基崇正學以六經
孔孟氏之書引拔髦士本德行末文藝之典下以紀方
侯奉明詔崇學校厚風化役協于公事合于制之績願
賜文以勸來者繼承不怠則吾濬之廟學可久而不致

於敝此濬士之深望焉既聞其書善而嘉之記不可終
讓竊謂自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
曾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不傳士各
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者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溺於
徑約者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自程朱氏明道學于天
下有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此學者於道所
以不能入而明也要必即書以窮理一心體之一身踐
之勿視為空言則道遠乎哉師以是傳弟子以是習據

依循守道可深造事君則思堯舜其君治民則思堯舜
其民庶能答皇上興學之詔亦不負侯修學之心也為
斯文者尚宜加勉哉

大明勅建太學碑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
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
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
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興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皇上

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
明詔夙夜匪懈梗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
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
督其工凡堂有七彛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
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厨有室井覆
有亭物貯以庫餼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
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
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為楹

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舊制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穀執經祭酒臣吳顯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

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

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為國家棟幹祚聖子
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庸陋敢不對
揚帝命式昭盛代之興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惟
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
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武輝京邑
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冒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
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
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弦誦洋洋正學有

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
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啟迪激昂寵及青衿垂
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
英豪業脩俊良股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
長願佑皇圖萬世無疆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
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

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
相繼傳至于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
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
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
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
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達奏成功請文
劉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
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

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諂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

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碩神
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
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
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
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
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
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
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

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
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
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為之銘曰惟皇
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
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于治於赫漢祖
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龍太
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
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仞而閼貌像既

嚴皇靈斯莅享祀必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
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襲封衍聖公神道碑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宣聖五十六代孫資善大
夫襲封衍聖公以疾終于正寢越三年為洪武甲子春
正月其子訥以服闋入覲禮官引見華蓋殿上問以宗
族蕃衍子姪賢否訥奏對動合禮度即命館于太學翼
日召嗣襲封衍聖公御製誥詞以賜既受封之五日出

前左司員外郎王翼所誌其先公墓銘示予曰不肖孤
負荷先德忝嗣厥世聖天子不以訥無所肖似俾襲顯
封位列公爵惟是先考之卒雖紀其歲月納諸壙中墓
道碑石尚未有刻先生執司文衡捨先生其誰託哉固
敢以請既還之四月復以書來速遂即其世系封爵卒
葬月日以著之文按公諱希學字士行為宣聖五十六
代孫曾祖浣贈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曾
祖妣女真氏追封魯郡夫人祖思晦襲封衍聖公贈通

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祖妣張氏追封魯郡太夫人公賦性明敏好學尤嗜漢隸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歲侍御公始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公襲封公克自樹立於經籍子史靡不研究問學優贍文詞雅馴每賓客讌集談笑揮洒輒以成章皆出人意表觀者竒之四方好事者多求公書隸得之則什襲珍藏元季兵起青齊蔓及闕里公誓不汚於亂即間道走燕城得賜見拜祕書卿仍襲封爵歲

戊申我皇明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詣行在上清
問下民公即以歷代治亂條對從容有序甚嘉納之自
後歲入覲于京賜予稠疊恩禮益隆每正旦上受萬國
朝賀特命公班亞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餽下及童隸
無不霑給蓋其誠意所動宸衷特加異數也祖庭自兵
後日就圯壞所費浩穰公從容措置期以歲月卒就成
功復祭田侵於豪民者五十頃禮罷禮服樂舞儀以次
備舉煥然一新卒復舊觀年四十七歲以疾卒遠邇大

夫士聞者莫不悼其不克于壽也訃聞朝廷遣使禮祭
是年十一月日葬焉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家贈
魯郡夫人繼室孫氏前進士遼陽行省平章彥明女亦
卒皆附葬子男二人長曰訥董出也次曰諤孫出也女
二人長適淑南衛楊鎮撫子思次在室孫男一人曰稱
尚幼公昆弟八人在公為長次希說次希範次希進希
麟希鳳又次希順希尹希斌皆有文學家庭雍睦為東
魯家法予記弱冠游太學師事助教陳眾仲先生而公

之父侍御公寔同齋舍者有年情好日洽後幾二十年當元季兵起公間道歸朝時侍御公至太常公侍立左右神采迥異信其名門子也予於今獲領太學而公之子訥又已襲封號則知公者莫予若也請銘奚敢辭銘曰聖澤汪洋厚德流芳公承其慶奕世彌昌才鬱乎中鏗其琳琅脫畧芳葩惟德是將大成纘緒木鐸振響繼述以孝垂裕無疆幼遭盛際名流萬方堂陞奏對扶然有章闡明治亂始自陶唐公襲其封儲瑞發祥惟聖子

孫表表昂昂喜動天朝禮錫孔彰報效未伸蚤夜匪忘
志期成績業復其常魯山蒼蒼泗水湯湯乾坤毓秀有
子才良早服遺訓文著巖廊吐辭煥發炳烺煌煌御製
頒賜存沒有光碑立道左地久天長

西隱集卷七